

突破缅北的鹰

萨 苏



5.是一支归心似箭的复仇之旅

不等日本兵庆幸,中国军队密集的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面对这些头戴英国钢盔,手持美国冲锋枪,却打着中国绑腿的对手,日本兵显然感觉会有些怪。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在如此近距离又没有工事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迫击炮弹几乎弹弹咬肉,而中国兵的炮弹似乎是无限的,一打起来就是一个钟头。

等炮击结束,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此时,新38师112团的一个连也前来参战,200名日本兵的最后命运就此决定。这实在是一个不平等的较量。这次战斗的后果是中国兵顺势冲向山下的新平洋镇,镇子里少数日军猝不及防,在深泻大尉带领下放弃兵营,匆忙向山林中逃避。

新平洋这个地方实际上颇有些特别,它又名欣贝延,位于缅甸实皆省和克钦邦交界之处,居民主要是被称作“山头人”的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在此地驻扎的日军曾经挖出一块刻有中英两国文字的石碑,这块碑在中国远征军打到这里时还在,有老兵回忆碑文已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看出立碑的中方代表是一名姓刘的御史。所谓新平洋之名,据说也是云南马帮所起,含义是“新发现的平原”。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过到这里。如果把胡康河谷南北两条谷地加上其间错综复杂的小道,形容为一把扇子的扇面,新平洋则正是这柄扇子的扇柄。

新平洋易手,为中国远征军在归国之战的路上,打下了第一根钉。井上咸在随第55联队第三大队赶到前线的时候,曾和幸存下来的日军谈起过这次战斗,把战斗的失利归结于武器——“尽管双方的兵力和装备并不能说有着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在茂密的丛林里,中国兵使用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显然比掷弹筒加上又笨又长的三八枪威力更大。”这句话有些道理。由于日军强调肉搏战,因而三八式步枪设计得异常修长,加上刺刀后在茂密的丛林中确实有些回

旋不开。而各国老兵在二战后总结的经验叫做:“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把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武器,显然还不太充分。

还有一个原因,这支日军碰上的,是一支归心似箭的复仇之旅。

新38师搜索连从官到兵,都是1942年初从云南入缅的老远征军,他们奉命从云南出师远征援缅,却在战败后被迫翻越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离开故乡,已经将近两年了。他们的家,就在山的那一边。为了准备这次反攻,他们已经在兰姆伽训练营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严格训练。更让这些老兵分外眼红的是,1942年他们败退入印的时候,在身后紧紧追赶的,正是眼前这个第18师团。

新平洋战斗的结果,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和第55联队第11中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斗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日军匆忙调动步兵第55联队、步兵第56联队、炮兵第18联队的一个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胡康河谷设防。

事实上日军早已料到中国军队即将反攻,做好了预案。由于雨季无法保障大部队在胡康河谷的补给,日军并未在那里部署大量兵力。但是,只要中国军队的进攻开始,第18师团主力将以最快的速度,沿着上一个旱季修建的简易公路迅速进入胡康河谷既设阵地,全力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寻机歼灭中国军队的反攻主力。

这次战斗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听说新平洋失守,日军那嘎特遣队指挥官长桥中佐狼狽地结束了在野人山麓的渗透作战,匆匆率部后撤集结,试图夺回新平洋。

第18师团搜索队被歼灭当天,长桥和从新平洋逃出的深泻中尉在新平洋以西相遇。他们惊讶地发现,取胜以后的中国军队摆了些奇怪的队形——胡康河谷的西口处,屹立着险峻的万塔格山,把谷口切成南北两路,现在中国军队的左翼已经深入到北路深处,沿着大龙河几十华里的范围内都在与担任防卫的日军发生战斗;它的右翼,则伸展到谷口南路的入口处,正占据了拉加苏高地在大修工事。左翼右翼张开,足有60华里。这样一个相互通信都困难的阵形,怎样才能做到分进合击,起承转合呢?

尽管想不明白中国军队的用意,长桥依然决定对拉加苏的中国军队进行夜袭。

28.是我发现情况严重
都不行。叫桂杰直接向杨尚方报告,不管什么借口,都是在逃避部门主管应负的责任,甚至成了遭人鄙视的幕后操纵者!
“想一想,再想一想,观察一下再说吧。”司徒涓竭力稳住自己,“凡端银行饭碗的人,对华尔街刮来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雨,都是敏感的,在这方面,杨尚方、欧逢春早已成为了一种本能,远比我机警,消息也远远比我灵通。而我,适当采取这种装聋作哑、轻描淡写的淡化手段,也不失为防守兼备的人生策略。最好和楚未甘商量一下。”
可惜他到广东去取证了。

第二天是周末,她还睡得迷迷糊糊的,电话铃把她闹醒。一看是九点半。是桂志杰打来的。他说:“我这会儿在淞桥开发区。明天晚上回来。务请在我回来之前,把我那些材料看完。”她问:“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有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几个重要的角度,证明了我昨天跟你的分析和判断!”“你能够在电话里简单说一说吗?材料我都看了。”他说:“几句话说不清楚。明天我一回来就去找你!”

她再也睡不着了。立刻起床习惯地打开电脑。楚未甘打电话来了。他说:“这几天,你要密切关注华尔街的动态!”她惊问:“为什么?”他说:“广东沿海实业界感冒了,而且不轻。因为华尔街打了喷嚏!”她说:“我正在感受这个喷嚏的力度呢!你能够马上给我描绘描绘感冒的症状吗?”他说:“我没有时间,你先继续感受喷嚏吧,同时想一想金都银行会不会感冒了!”又和桂志杰异曲同工!不觉脱口而出:“真会这么严重?”他说:“可能。后天回来,我们再详细谈。不过,你也不要紧张,或许,对我们是好事。”“怎么说?”他说:“我们等待的事情,即将出现!”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一件事”!可她不存在太多幻想。因为,这一件事情可以转化别人,也可以转化自己,从单纯到复杂,从成功到失败的转化!

电话挂了。她满腔不安,忽地想到了柴露莹。怪杰的行动,她必定清楚。

司徒涓拨通了电话。柴露莹劈头就叫:“司徒姐!你想我了吗?哎呀!你猜我在哪

儿?”她说:“不知道。反正和小桂在一起!”“啊呀,你猜得真准!”没料到随口一句调侃,竟撞个正着!她叹口气说:“原来热到这程度啦,恭喜啊!”“这跟恭喜根本不搭界的!华尔街打喷嚏,我们中小企业日子难过啦!是我发现情况严重,特地放下架子赶来的。有重大收获哪,司徒姐,你大翻身的那件事,说不定来了!”

她精神一振。看来,一件大事,真的正在向她闯来,只是能否为楚未甘,为我,为金都银行提供良机,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刚从华尔街考察回来的杨尚方一进入办公室还不到半小时,接到了黄津的电话。

不管金都银行海外扩张计划顺利地得到了主管部门批准,不管华尔街之行的成果如何振奋人心,只要楚未甘站在身后,司徒涓就不会对他鸣金收兵,这是杨尚方对权力真空期间银行人际关系的总体把握。他曾经担心,司徒涓通过甄求真或者侯泽域的某条渠道,干扰到股市融资计划的审批或实施,使收购计划搁浅。但始终没有想到,司徒涓、楚未甘会来这一招。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到淞桥开发区去,而是这次桂志杰和柴露莹分明是冲着他杨尚方去的。黄津的消息,可不是耸人听闻!

黄津说:“这一对儿,就是这么说的:民营中小企业就这样成片成片地倒闭,这些都应该算到章思源账上!章思源他们大权在握,做的就是锦上添花,把长期贷款都给了具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对民间中小企业看成是后娘养的!”杨尚方说:“笑话,这种话是吃金融饭的人说的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给人利用了!”黄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嘛!”杨尚方说:“这就对了!打章思源这只死老虎是假,对付我杨尚方才是真!”黄津笑道:“对呀,为了给你这位大行长保驾护航,我不知耗费了多少精神。还有很多情况呢,他们说还要来。啊,对了,最近褚主任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问到淞桥开发区的金融情况,他认真得很哪!”杨尚方心一提:“褚主任问什么?”黄津说:“当然是开发区资金投放的情况。只是电话里说不清楚,最好见个面,凑凑情况商量对策。”

银行行长

俞 天 白



信仰法律 崇尚法治
要从领导干部做起